

科大的樱花

* 玉泉

三月是科大最美的时节，几缕暖风吹来，几度春阳拂过，红梅、玉兰、紫叶李、二月兰、紫荆、海棠、桃花、鸢尾……各类花儿次第开放，给宁静的校园换上了五彩斑斓的新装。这时候，人们总喜欢徜徉于校园的各个角落，去感受身边的勃勃生机。这样悠悠然的日子，一直过到三月底，似乎忽然之间校园便热烈起来，大量的游人涌来这里——因为，玉泉北路的樱花盛开了！

从东区黄山路大门进来，右手斜向，进老北门向南，到教学一楼，200米左右的玉泉北路两旁，100多株日本晚樱盛开，粉红色的花朵簇拥在枝条上，娇艳欲滴，随风轻舞，如漾动的朝霞，令人流连忘返。路的西侧中间，有一株罕见的绿色樱花，以其“万红丛中一点绿”的独特与娇贵，更是成为游人赏花的必看风景。

说起来，樱花之与科大，并没有很悠久的历史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校园里最早的两株樱花是1988年9月20日科大30周年校庆那天栽下的，那是前来致贺的日本东京大学校长马朗人送给学校的特殊礼物，就种在东区郭沫若广场北侧的草坪里，直到现在依然长得很好，每年都有一场短暂而热烈的绽

放。（注：不过，将近30年前的记忆有时候是很可疑的，为了确证此事，笔者给当年参加过校庆活动的数位科大老人打了一通电话，有的说没有印象，有的说确有其事但记不得栽在什么地方，还有的说现在的那两棵樱花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两棵。又请档案馆帮忙查询当年的校庆史料，也没发现有确切记载。这里如实写来，希望能得到更多知情人的帮助。）

不过，寥寥两株毕竟不成阵势，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。一晃十年过去，1990年代后期的时候，校园里的樱花渐渐多了起来。先是玉泉北路老北门到一教这段百米长的路段两旁，栽上了数十株日本晚樱。据后勤老师回忆，当时这条路两边的行道树是老合师院留下来的，已成朽木，为了重新绿化，一下子买了五六十棵日本晚樱，“树干大概有锹把子粗”，60块钱一棵（另有一说25块钱），“当时觉得挺贵的，有点心疼！”好在这批樱花都成活了，基本没有损耗，而且后来发现其中竟然有一株绿色樱花，“真是意外之喜！”再后来，物理楼、老校医院、家属区等处也陆续有了她的身影。这些幼小的樱花树，在各自的角落里集

纳着土壤的养分，自由自在地生长。

又是十年岁月的静静流淌，人们忽然发现，这些原本不起眼的樱花树慢慢长高长大，变得风姿绰约，繁花满枝头，于是“樱花大道”的美名不胫而走。后来，学校绿化部门干脆将校园里一些零散的樱花树，集中移植到老北门外到黄山路大门口一带，使得樱花大道延展了一倍，更加蔚为壮观。

不过，随着樱花大道的美名远扬，来赏花的市民也一年多过一年，给原本宁静的校园带来几分喧闹和困扰。有人因此提出应该封闭校园，拒绝市民赏花，或者参照其他高校做法，通过出售门票的方式控制人流量。不过学校并没有这样做，而是依旧在樱花盛开的时节开放东区北大门，将其视为回馈社会关爱的一种方式。不仅如此，还在樱花季禁止车辆由此通行，并组织离退休老师在樱花大道上维持秩序、提供游览服务。有学生还特意制作了“赏花地图”，以方便爱花的市民“按图索骥”。

有朋友曾问，是谁在十几年前筹划了这条樱花大道？我坦白地说不知道，因为当初确实没有人将它当成一件大事来做郑重的策划和决策。或许可以说，它其实并非刻意而为的结果，而是一种自然的孕育和成长过程。就像这个校园里的许多研究者，扎根在这片丰沃的学术土壤之中，自由自在地舒展着自己，绽放着自己，渐渐地，便独木成林，聚水为渊，成就了学术创新的高原。

老歌密码

* 张光恒

我们实在说不清，喜欢老歌，是out，还是追求一种什么别样的情调。

老歌带给我们的，不仅仅是视听上美妙的感受，有时也会给我们带来莫名的感伤与喟叹，而更多的时候，是带给我们无穷的念想与回味。

老歌就像老酒，味道绵长悠久，余“响”袅袅，“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几多风雨。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和恨都还在心里。”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时，记忆的闸门顿时被打开，或美好、或悲伤的往事接踵而来，在飘飞的思绪中，那曾经难以忘记的甜蜜与忧伤，重新泛波于心湖，令我们唏嘘不已。

老歌是冰雕玫瑰，质感铿然，具有娇艳坚硬的气质，全不像今日新歌，或甜腻萎靡，或表达含混不清，其内质里，流淌着是无以言表的美丽与力量，能直达人内心最柔软的部位，那蕴藉萦绕的意蕴，更契合了今天我们追求美好的心境。

老歌是情感密码，让我们一生都钟情破译。我们如此醉心于老歌的旋律，是从未曾忘记老歌所代表的那段难忘岁月，我们随着老歌哼唱，甚至眼泪夺眶而出，是老歌代表的旧日情怀，挥之不去；在对老歌的浅吟低唱中，分明是对过去消逝岁月的留恋与不舍，那些老歌，已经成为了一段我们情感史上的密码，让我们牢记于心。

人生苦短，儿女情长。已到中老年的我们，被某首熟悉的旋律唤醒时，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再回首，恍然如梦，弹指间，美好不再，黄花凋零；人生的酸甜苦辣，会齐涌向心头，万般滋味，千种心情，让眼角，悄然湿润。这时再听老歌的感觉，便会如同荒漠里片片新绿，滋润养眼；如同灿烂春花上的跳跃阳光般，生机盎然，更如同焦渴时饮到的一泓清泉，润心润肺，清冽甘甜。那心灵熨贴的感觉，更多的是可意会，而不可言传。

流光溢彩的舞台前，我们会跟着和我们一样苍老了的歌星，声嘶力竭地呼喊、大唱，那就是在纪念自己已然消逝的青葱时光、美好流年。不衰的老歌，迅速催化我们的恋旧情怀，与彼时彼地的心情贴近；所引发的美好感觉，足令人欢欣鼓舞，如痴似狂。青春四溢的青年男女，也只有在老了的时候，才会明白，为什么自己年轻时，周围的老人，对过去的老歌如此留恋与痴情，原来，真正缘由，是人人皆不能忘记老歌及和老歌相连的旧日情愫。

是的，不论什么时候，我们都会一意决绝、毫无理由的去听老歌喜欢老歌，直到永远。

诗一首 * 聂顺荣

最美人间四月天

四月，美在盛开的花
依然妖娆出春天的诗韵
四月，美在零落的花
已在枝头挂出希望的果

四月，美在春耕的身影
画出生活幸福的弧线
四月，美在梁间的娇燕
呢喃着甜蜜蜜的歌谣

四月，美在祭祖的哀思
美在人间浓烈的温情
四月，美在谷雨的雨脚
美在人们火辣的向往

最美人间四月天
四月的景色最旖旎
四月的惠风最和畅
我爱人间四月天



一鉴亭 副刊 第448期 樱花烂漫 青藤 摄

校园里的春彼岸

* 公共事务学院 朱果

界，又或与佛教有关，说是误食它后将去“彼岸”，又说这种花是生长在奈何桥边的指引之花，其花香如魔，使见者回想前世。一般这种花长在人迹罕至之地，故说，与见者有缘。

这倒真是了。自从那一次见过后，每次再从报告厅旁的这条小路经过时，我总是不忘在草坡上搜寻，然而，你留心时，花无意，即便在它本该开放的季节，也未再见它。但就在昨天傍晚，又从此过，虽已到掌灯时分，天色暗下，可就在那一瞬间竟然又看见两株彼岸花。还没有到完全开放的时候，每一蕊都还包裹在青绿色的叶子中间，那情形，也许隔一夜就要开放。查看地面，依旧是找不到半点根底的痕迹，于是非常惊奇，它们究竟是怎么又长到了这里，又为什么隔了那么长的时间，于我相见？

与花的际遇，是如此的偶然，又似乎如此必然。就如同这身处中的科园。多少年了，处处景致让人嘘唏。十几年前，那时我们在西区对面的校园里读书。青葱岁月，白驹过隙，大把的时间慷慨地荒废，以致今天，每一次从那些浓荫里走过，一闭眼，过去的气味，岁月的影像，一瞬间就涌到眼前。那是让人至今流泪的金色年代。八九年前，就在这熟悉的科园中，与那些铭刻终生的人，相遇相识，又分别天涯，每栋楼前，每条路边，每棵树下，每间房屋，至今都飘荡着熟悉而又遥远的音影，他们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过客和主人。过去的一切构成了现在的自己，过去的所有都在心里，成为今日的此岸。几年前，我又把自己和孩子送回到科园，孩子在幼儿园里成长，自己在课堂内圆梦。每日下学，孩子们小鸟般冲出校门，扑向科园里广阔的草地和林荫玩耍，在他们一生最无忧的时候，与科园里的一花一木结缘，成为了他们今日的此岸。

此岸与彼岸，结缘与断缘。这一切的一切，来来又去去。这，就是人生吧。